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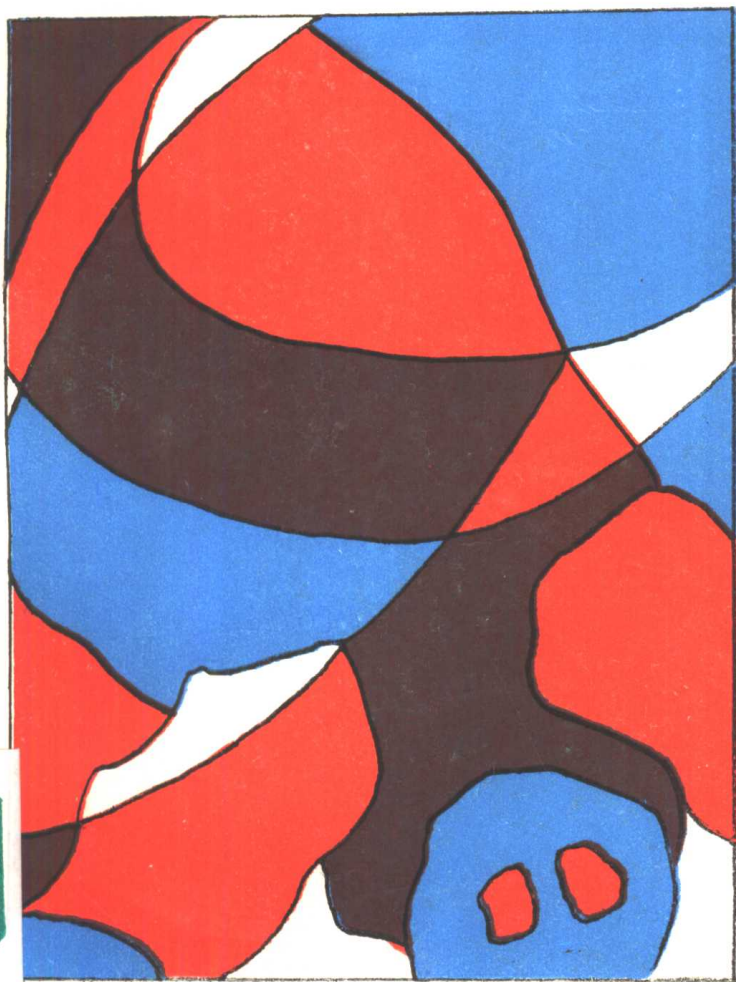
母牛·猪·战争·妖巫

——人类文化之谜

(美) 马文·哈里斯 著
王艺、李红雨 译

MUNIU·ZHU·ZHANZHENG·YAOWU

—— RENLEI WENHU



(美) 马文·哈里斯 著
• 王芝 李红雨 译

C912.4
43
1

母牛·猪·战争·妖巫

——人类文化之谜

根据美国 Vintage Books《Cows, Pigs, Wars
and Witches ——The Riddles of Human Culture》

1971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郑硕人

封面设计：乐秀倩

母牛·猪·战争·妖巫
——人类文化之谜

〔美〕马文·哈里斯著

王 艺 李红雨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00 1/32 印张 6.5 插页 4 字数 90,000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321-0590-3/I·463 定价：2.90元

序 言

本书旨在探究某些显然有悖情理，神秘莫测的生活方式之根源。其中一些群体的风俗习惯见诸于原始愚昧的民族——例如，某位狂妄自大的美国印第安人酋长焚毁自己部落的全部财产以炫耀其富有程度，而另一些风俗则植根于发展中国家。我最感兴趣的莫过于印度人：他们宁肯饿死也决不食牛肉。还有一些民俗则深受救世圣贤和妖女巫婆的影响，而这些又是我们文明之浩翰洪流的一部分。简言之，我有意选择了一些稀奇古怪，又颇为引人争议的风俗民情。在人们看来，这些风俗莫过于万古之谜。

众所公认，我们这个时代不啻是一个才智横溢的受害者。专家学者争先恐后^地，互不相让，绞尽脑汁，极欲证明人类之科学与智慧根本无法解释各民族之间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由

此，许多人津津乐道地坚持本书各章所探究的内容，其实都是些永世不解之谜。当今这种流行的观点主要来源于露丝·本尼迪克所撰写的著作《文化模式》。为了对夸库特耳人^①、多布人^②和祖尼人^③的巨大文化差异做出解释，本尼迪克依凭的竟是她所称之为靠以草木树根为生的印第安人的一个神话。该神话提到，“上帝赐予芸芸众生每人一只泥杯，凭借此杯人们吮吸获取生命……人们无一例外地浸沾杯中圣水，但是杯子却是个个相异”。至此，普天众人顿然领悟到，只有上苍才知晓夸库特耳人为何要将栖息之地付之一炬；为何印度人对牛肉退避三舍，或者，为何犹太人对猪肉深恶痛绝；为何某些人对救世圣贤矢志不渝，而其他人则对巫术坚信不疑。长期以来，这种说法影响颇大，纵使他人有意探索，也往往夭折褴褛，不得不偃旗息鼓。不过，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如若否认

① 夸库特耳人，加拿大西岸温哥华岛上的一个民族。
——译注

② 多布人，北美登特勒卡斯塔群岛的一个民族。——译注

③ 祖尼人，美国西南部的一个原始民族。——译注

世上存在着解谜良方，那么，真相将永世锁蔽天日。

为求得对不同的文化模式做出解释，我们不妨假定人类生活方式并非五花八门，无章可循。没有这种假设，一遇到神秘莫测的风俗民情，人们往往会束手无策，自叹弗能。过去几年间，我发现，那些人们称之为不可思议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存在着特定的，人们所能接受的起因。人们之所以对此不屑一顾，是因为人人坚信“只有上帝才知晓本象”。

众多的风俗民情之所以如此令人费解，其另一个原因是我们通常遵从教诲，不厌其烦地对文化现象做出种种“宗教化”的解释，而从未脚踏实地地进行客观分析。在此，我要申明，只有在熟悉当地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人们才会接受本书在研讨各类谜团之后所做出的结论。只有经过细致的观察，人们才会发现，那些貌似稀奇古怪的信仰和做法，实际上都是基于极为普通，陈旧落后（有人称之为野蛮粗俗）的社会背景，以及精神需求和各种行为基础之上的。我之所以得出陈旧落后，野蛮粗俗的结论，是因为这一切均基于生活并从力量、性欲、精力、风雨

及其他各种普遍现象中脱胎出来的。

这并不是说上述结论显而易见，垂手可得。其实不然，从人类生活中寻求有关的数据绝非轻而易举。现实生活往往被蒙上层层假象。每种生活方式都被难计其数的神话和传奇所遮掩，而这种表象往往会使人误入歧途，把目光转向荒谬绝伦，超越自然的境地中，这种虚假的外衣给予人们一定的社会地位和使命感，但同时，它们又将社会生活真实的一面隐藏了起来。对文化的真正起因的诡辩邪说，就像层层厚实的黑幕蒙蔽了普通大众的视线。要想摆脱这种束缚，决非一朝一夕之功。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勤于探索，勇于变革，打破常规的时代。而我们却全然忽略了自己的思想状态：一种纯属僵化的思想已是盘根错节——一种完全脱离现实生活的思想意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

原因之一，就是人们的愚昧无知。大多数人对他种生活方式仅不过略知皮毛。要想摆脱神话和传奇，使思想认识日渐成熟，我们就必须对过去和现在的文化做详尽的比较探索。然而，人们必定会因此而担忧害怕。在一些诸如

衰老、死亡这类问题上，长期形成的虚假观念决不会善罢甘休。最后，人们之间必定会出现对质抗争。在通常的社会生活中，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会制约、剥削另一部分人。这种不平等现象如同年老死亡一样，被精心伪装了起来，并被世人认定为天经地义的事情。

愚昧、恐惧和抗争构成了普通百姓认识的基本组成部分。由此，艺术和政治风行起来，成为时尚。这种众人协力的乌托邦之梦意在阻止人们认知自己社会生活的价值。因此，普通百姓自然陷于茫然无知的地步。人们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他们执拗地对现实百般否认，熟视无睹。我们并不期望梦呓者去解释自己的梦境，同样我们也不会期望遵从自己生活方式的人们解释自己的生活方式。

一些人类学者和历史学家却固持相反的见解。他们争辩道，那些坚持自己生活方式的人所做出的解释是不容更改的事实。他们警告道，人类的认识绝不应被视为“研究的对象”，他们并进而言及，适用于物理及化学研究的科学模式，对生活方式的研究毫无助益。现代的“反文化”的各派预言者们，甚至对近代历史上由

670990

于过分“客观化”而导致的不平等和灾难横加谴责。有人忿忿不平道，客观化的认识必将导致道德的沦丧，因此，它无疑就等于是去苦心竭力地追求伴有原罪的科学知识。

这真是荒谬透顶。饥饿，战争，性别歧视，苦难和剥削现象，早已是久已有之，从未消亡，甚至远在史前时代——远在人们想到“客观地认识”人类活动之前就已存在了。

某些人对先进科技所产生的副作用大有如丧考妣之感。他们就此认定科学“主宰了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就我们对自然的认识来说，这种观点可能是正确无误的，但是如果就我们对文化的认识这方面来说，则是大错特错了。就生活方式而言，知识绝非原罪，因为我们仍停留在原始的愚昧无知的状态中。

不过我想在本书最后一章深入探讨一下“反文化”派人士的诸种论调。首先我想要展示一下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一系列重要的生活方式之谜。对那些并非基于具体事实和背景的理论，唇枪舌剑地争论一番对我们毫无裨益。在此，我谨请各位尊贵的读者予以宽容为怀。须知，像科学家一样，我只能提出易于接受 合乎

情理的结论，并非是颠扑不破，无可更改的真理。尽管这些结论存有诸多不妥，但是，提出一些易于理解的结论总比无头悬案要好得多。我诚挚地欢迎诸位提出商榷和反驳的见解，条件是，他们的解释（当然也包括对本书谜团的解释）理当符合科学的准则，符合客观的实际。

目 录

序言.....	1
一 母牛.....	1
二 爱猪者与恨猪者.....	29
三 原始部落的战争.....	58
四 野蛮的男性.....	83
五 赠礼习俗.....	112
六 帚柄与夜半拜鬼仪式.....	139
七 追捕妖巫热潮.....	157
八 妖巫的复归.....	176
译后记.....	197

一 母 牛

每当我深入研讨有关现实和世俗因素对生活方式的影响时，总不免有人站出来质问道：“对那些饥肠辘辘的印度人拒不食吃的母牛，你又作何解释？”衣衫褴褛的农夫倒毙路边，而尸体旁肥壮的母牛却悠闲自得，安然无恙。这幅反差强烈的情景每每令西方人士大惑不解。透过无尽其数，学问深奥，脍炙人口的引经据典，我们可以充分认识那些具有神秘莫测的东方式思维方式的人们的行为规范。在印度，精神价值远远高于生命本身，这种观点往往令人们——如同听到“英格兰万古永存”的说法一样——油然而生一种宽慰之感。与此同时，在内心深处又不免会为之哀叹不已。我们真能认识那些与我们迥然不同的民族吗？有人宣称，

人们有可能从现实中寻得印度人热爱母牛的答案。对此种说法，西方人士远比印度人更为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神圣的母牛——现在，我只能这么称呼它了——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很感兴趣的目标。

印度人崇拜母牛，因为母牛是生命的象征。对基督徒来说，玛丽亚是上帝之母，而对印度人来说，母牛是生命之母。由此，对印度人来说，杀死母牛即等于亵渎神灵。而即使是剥夺人的生命，却并不含有那种象征意义，即犯下了亵渎上苍的弥天大罪，但杀死母牛可就大不一样了。

根据许多专家的分析，对母牛的崇拜是印度饥荒与贫困的主要根源。一些在西方受过培训的农业专家指出，禁止屠戮母牛的结果，使一百万“毫无用处”的牲畜能得以安然生存。他们指出对母牛的崇拜大大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因为这些牲畜既不能向人们提供牛奶，也不能提供肉食。与此同时，却与那些对人类有益的牲畜争抢有限的饲养耕地，更与饥饿待毙的人们争抢食物。1959年，由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印度，就食物供给方面来说，有半数的牲畜是多余的。1971年，宾夕法尼亚大

学的一位经济学家断言，印度有三千万头毫无用处的母牛。

看来，在印度，多余无用，毫无经济效益的牲畜的数量实在太多了。这种局面完全是荒诞离奇的印度教义所造成的。游客们前往新德里、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孟买及其他印度城镇观光旅游，沿途之上，定会对眼前的景象惊讶不已：无拘无束的母牛四下闲荡，悠然自得；它们徘徊于街头巷尾，游荡于集市货场；大摇大摆地横闯私人宅院；人行道上遍布着它们的粪便；它们在交通繁忙的交叉路口中央，驻步停歇，津津有味地细心反刍，使交通陷于停顿瘫痪的状态。在乡间，公路两侧，成群结队的牛群更是比比皆是；不仅如此，众多的牛群常常会拥向铁路，沿着铁道线怡然漫步，久久不肯离去。

对母牛的爱影响了生活的诸多方面。政府部门为母牛开设养老院，主人无偿向那些滴奶不产，年老体衰的牲畜提供食物。在马德拉斯，警察将那些流离失所，身染疾病的母牛收容下来，精心服侍，让它们在警察所附近的一块专用的田地里，终日饱食，直至病体痊愈。农人们把母牛视为家庭成员，对它们百般装饰，花环冠

首，红缨垂地；一旦母牛患病，他们总要虔诚地祈祷上苍保佑平安；一俟小牛出世，他们又会邀来亲朋好友和祭司，热闹地庆贺一番。在印度全境，印度教徒们总要在墙壁上挂上年历，上面画有天姿国色，珠光宝气的少女玉首，而身体却是肥壮庞大的母牛躯体。这些半人半牛的女神的乳头，正向外喷涌着奶汁。

那些美丽动人的人首牛身画像与现实中的母牛毫无共同之处。一年之中的大半时间，母牛总是呈瘦骨嶙峋之状。这些身体瘦削的牲畜所产的乳汁委实少得可怜，绝难哺育一头小牛长大成活。在印度，一头母牛一年平均只生产五百磅牛奶，而在美国，一头奶牛则能生产五千磅，而年产二万磅牛奶的佼佼者，也是屡见不鲜。不过这种比较并不能说明问题。一年之中，在印度有近半数的奶牛，干脆是滴奶不产。

更为糟糕的是，对母牛的爱并未激发起人们对同类的挚爱。由于穆斯林人食吃牛肉，因此众多印度教徒们认定前者是一些杀戮母牛的屠夫。在印度次大陆分治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之前，为阻止穆斯林屠戮母牛而爆发的流血骚乱，年复一年，绵延不绝。

尽管莫汉达斯·甘地对流血动乱如何痛心疾首，但是他本人却是个热爱母牛的热衷倡导者，并极力宣扬全面禁止宰杀母牛。印度在所制定的宪法中，包括了母牛的权利：禁止对母牛进行任何非法方式的宰杀。一些邦份干脆禁止屠宰母牛，而另一些邦份则采取稍许灵活的政策。对母牛的争议，一直是印度教派和人数较少的穆斯林民族之间，乃至执政的国大党和那些热爱母牛的印度教极端分子之间冲突频仍，动乱迭起的主要根源。1966年11月7日，十万人的浩荡队伍在赤身裸体，身佩花环，高吟颂歌，遍体白色牛粪灰土的虔诚信徒的率领下，在印度国会大厦前示威游行，抗议屠宰母牛。在骚乱中，八个人当场丧生，四十八人身负重伤。在此之后，在全印保护母牛运动委员会主席莫尼·苏斯特尔·库玛的带领下，虔诚的信徒开始绝食以示抗议，其浪潮席卷全国。

对于那些熟谙现代农业和畜牧业科技的西方观察家来说，对母牛的热爱毫无意义，简直是在自我摧残。效率专家绞尽脑汁，欲使这些毫无用处的牲畜能为人所用。然而人们发现，在对母牛热爱的谴责声中，却存有某种不相协调之

处。当我着手研究对神圣母牛的令人信服的解释时，偶然看到了一份饶有兴趣的政府报告。报告中宣称在印度母牛已是泛滥成灾，而公牛却寥寥无几。在印度次大陆母牛遍布，为什么公牛却如此奇缺呢？在印度公牛和水牛是田间的主要劳力。在一块十英亩或不足十英亩的土地上，就应有一对公牛或水牛。这一数字显示，就田间耕地来说，牲畜的数量十分短缺而决非过剩。印度共有六千万个农场，但是却仅有八千万头专事耕作的牲畜。如果每个农场应拥有两头公牛或水牛的话，那么，就应该有一亿二千万头耕牛——即是说，现在尚短缺四千万头耕牛。

这种短缺耕牛的现象并未导致什么严重的后果，因为一些农人总要向邻居出租或借入公牛。不过这种充分利用耕牛的方法实际上常常行不通。田间耕地必须赶在雨季进行。当一个农场耕作完毕后，耕地的最佳时节可能会早已过去。此外，耕地结束后，农人往往还需要用公牛来牵拉牛车。这是印度乡间货物运输的主要工具。农田，牲畜的私有化，传统的分散的耕作方式和牛车运输形式，很可能是印度农业效率低下的根源。然而，旋即我便认识到，这种状况